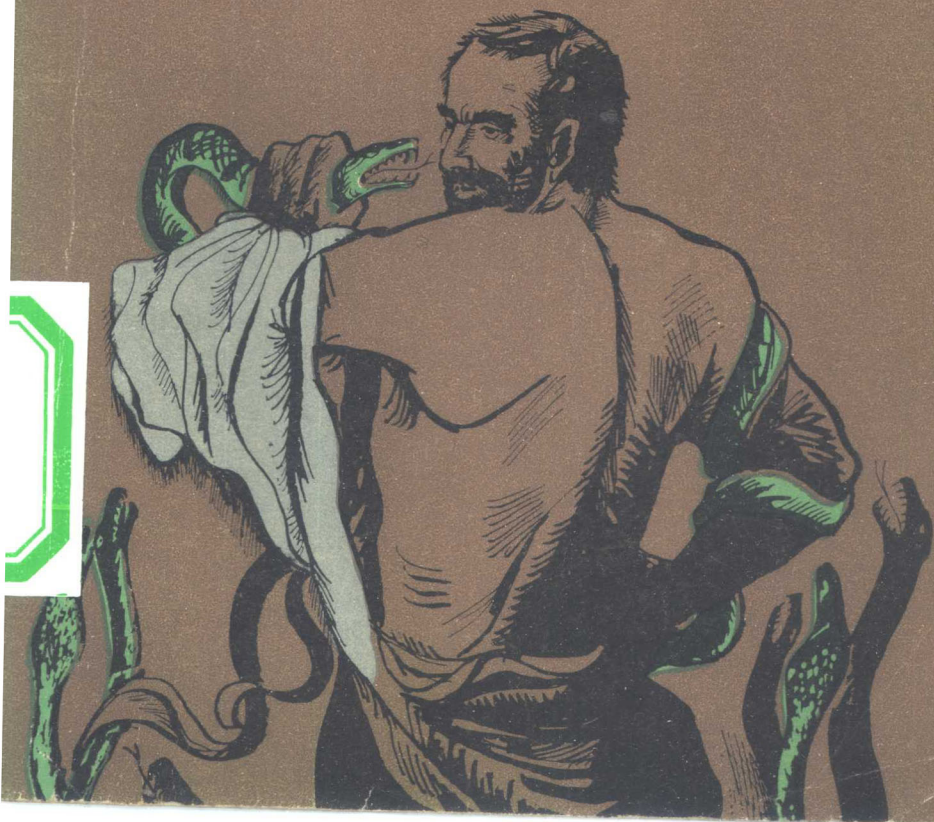


蛇 医 游 侠 传

金 振 林





2 039 1660 0

蛇 医 游 侠 传

金 振 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福元寺里出了一条大蟒蛇，吓跑了寺里的和尚，惊震了方圆百里。镇公所贴出一张捉蛇的告示，召来走江湖的一老一少，从而引出一个曲折动人、悲欢交织的故事……

本书是描写我国著名蛇医季德胜的传奇小说。作者运用朴实明快、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语言，从季德胜的童年写起，再现了这位蛇医在旧社会被称为蛇化子的苦难遭遇，和在新社会成为人民医生的伟大转变，形象地说明，只有共产党、新中国，才能使受尽污辱迫害的劳动人民真正获得翻身解放。

小说结构紧凑，情节生动，季德胜及其周围的劳动人民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封面、插图：任建辉

蛇 医 游 侠 传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9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72,000

书号 10019·3598

定价 0.57元

第一章

福元寺出了一条大蟒蛇，震动了刘桥镇，过不几天，这个新闻仿佛长了脚一般，在刘桥镇附近的四乡八野传开了，而且越传越神奇：福元寺的老和尚说，他亲眼看见这条蟒蛇，有小碗口粗、一丈多长，眼睛雪亮如同两只小电灯泡；经过小和尚的加工，传出的蟒蛇竟有大碗口那样粗，两丈多长，眼睛象大电灯泡；到了刘桥镇的市民嘴里，这条蟒蛇变得更粗更长；当消息传到离刘桥镇三十里外的南通城时，人们描绘的蟒蛇竟是：腰粗如水桶，血口如笆笪；两眼象铜铃，一口能吞下一只绵羊。真是“蟒蛇见风长”，说不定再过十天半月，这条蛇嘴里还能开进去汽车哩。

不过，话要说回来，福元寺的确是出了蟒蛇。事情得从福元寺当家和尚养的鸡说起。照理说，和尚吃素不吃荤，寺里养鸡做什么？这是因为军阀连年混战，福元寺香火日益衰败，为了维持十几个大小和尚的生活，当家和尚只好在后院辟了一块地方，让几个小和尚喂

了一群母鸡。这十来只母鸡到了春暖花开时节，每天都能捡十来个蛋，可以到市面上换点油盐钱，贴补贴补。

今年却出了一件怪事：惊蛰之后，后院的母鸡一只不见了，到了清明节前，只剩下五六只；而更加叫人奇怪的是，这些幸存的母鸡，好象惊弓之鸟，常常半夜里啼叫，再也不下蛋了。老和尚十分恼怒，先是怪两个喂鸡的小和尚睡得死，母鸡被偷鸡贼劫去了；转而又怀疑是小和尚捣的鬼。小和尚冤屈得又哭又闹，后来，老和尚发现正殿天井里那棵一千多年的老白果树下，有些鸡毛渣子。他又怀疑是黄猫儿偷了他的鸡。这黄猫儿，就是专门偷鸡的黄鼠狼。老和尚为此请了猎人，置了个打黄鼠狼的机关，隔层铁丝网，里边放一只小母鸡作引饵。可是，一连几天也没见黄猫儿的影子。“真是怪事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鸡呢？”老和尚摸着光头，唉声叹气起来。

老和尚下狠心要擒拿偷鸡贼，夜里他躲在耳房里不睡觉，两眼紧盯着那只土砖砌的、膝盖头那么高的鸡窝，等呀等呀，在薄明的月色下，四周一片沉寂。三更时分，老和尚也睡意朦胧了，正张口打着哈欠，突然，他看见西厢房的窗口里，伸出个黑糊糊的脑袋，好象是人，而眼睛却象两盏小灯，并且嗦嗦地响着。老和尚先

是一愣，揉揉眼睛，他怕是看见鬼啦。原来，那西厢房平时没人敢进去，里边存放了几十副黑漆棺材，那是刘桥镇上穷人家存放在庙里的。当地的风俗，人死了要在房里停三年，然后才能埋葬，有钱人家停在自己做灵堂的正屋里，一般市民只好把棺材寄存在福元寺。所以，那西厢房，大白天也是阴森森，别说一般人不敢进去，就是庙里的小和尚，走到西厢门边，也不敢向里张望，心里总是哆哆地跳。只有老和尚自信菩萨保佑，不怕棺材和死人。

今晚，他可真有点害怕了。他挺着精神，再下细一瞅，啊呀！那从窗口里窜出的既不是人也不是鬼，而是一条黑黝黝的大蛇！它熟练地向后院的鸡窝游去，用嘴巴撬开木板做的鸡窝门，拖出一只母鸡，昂起脖子，就往正殿游。怪得很，除了那只被害的母鸡扑拉着翅膀哀叫了几声外，其余的母鸡都缩在窝里，不敢吭声。

老和尚眼看着那大蛇绕着白果树干，爬上分杈的地方，这才抖着胳膊腿儿的缩回屋里去。第二天，他把这件事情向大小和尚讲得活灵活现，受过冤屈的小和尚哭了，其余的，有吓愣了眼的，有摩拳擦掌要捉蛇的，有双手合十，口念“阿弥陀佛——大慈大悲观音菩萨”的，还有的说这是关老爷显圣，说这蛇是菩萨的马，动不得的……

不几天,大小和尚十多人,全都悄悄地跑掉了。只有老和尚舍不得福元寺这份庙产,硬着头皮守在那里。他向镇公所报了案,请求派几个枪兵替他看守寺庙,结果,没有一个乡丁敢去应差。

老和尚天天到镇公所去交涉;福元寺周围的老百姓也觉得很不安全,纷纷联名给镇公所请愿,要求除掉福元寺内的大蟒蛇。

镇公所无可奈何,只好在市面最繁华的大桥南头,贴出一张长方告示:

揭 帖

据我镇北乡福元寺老方丈报告本所, 近日发现庙内藏有一条巨蟒,昼伏夜出,偷食家禽,严重危害附近百姓安全。本所体恤民情,愿为民除害,如有谁敢于生擒或击毙,愿以皮棉一担犒赏。

此布

刘桥镇公所

民国十七年五月

这则“揭帖”,除了证实福元寺确有巨蟒外,也给小市民茶余饭后增添了新的谈笑材料。

然而,半个月过去了,也没有一个胆大的人敢去揭那张告示。“揭帖”被风吹雨淋,红纸成了白纸,黑字也

渐渐模糊了；镇上人的兴致也日渐衰减。渐渐地，福元寺的巨蟒已不为人所谈论。偶然有人提起，一些年轻伢子却反唇相讥：“什么蟒蛇，是老和尚昏了头，看花了眼睛！”

虽然刘桥镇上的人，对于巨蟒的谈论失去了兴趣，可是，从刘桥外出的人，或是外地人在刘桥过身的，回到本地，也总要把福元寺的巨蟒，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，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。

最有趣的是，从南通城开往如东的“机器快”，每天路过刘桥，船里总要骚动一番。人们纷纷从船舱里伸出脑袋，观光一下出产巨蟒的“圣地”，评头品足议论议论。这种机器快，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艺儿。过去，从南通开往如东的船叫“快船”，也就是两头尖、肚子大的木帆船，行到水浅的地方，可以用竹篙撑；水深处，则由一群年轻力壮的船工，背着绳子，在河岸边排成纵队，一步一趋地背纤拉船。碰到运气好，顺风顺水，扯起白色的帆篷，船工们就省事了，在船上睡大觉或是做起小买卖，向乘客们兜售些水果糖、瓜子、花生果之类。船到码头，船工们就“咣咣”地高支起堂锣，给上船下船的旅客发信号。这种快船，其实不快，从南通到如东，二百多里，起码要行两天，从南通到刘桥只有三十六里水路，往往要花五六个钟头。不过，有一点好处，

坐这种快船一律平等，乘客们都被装在大肚子船舱里。

最近，这条河里来了个新鲜货，据说是从英国买的几艘装了机器的快船，油漆打扮得红红绿绿，分上舱下舱，前舱后舱，乘船的根据自己经济情况，被分成了几等。坐在前舱靠驾驶台的，票价最贵，有皮垫椅子，还有茶水喝；坐在后舱、下舱的，是普通硬坐，一来人挤人，二来离机器间近，轰隆轰隆地吵得头发昏。旅客互相讲话，要打手势帮忙，加上厕所也设在船尾上，臭气熏天。不过，人们能坐上机器快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它真是快，从南通城到刘桥，只需两个钟头。自从机器快在内河里一航行，不到半个月，就没一个人坐那种靠风力和人力的快船了。

“清明到，麦秆叫。”清明前后，春风浩荡，元麦、小麦拔节生长，那绿葱似的半透明的麦秆，被细伢儿掐断了，可以当成口哨，一边放“鹞子”，也就是纸扎的风筝，一边吹麦秆儿。看见内河里的机器快来了，伢儿把“鹞子”线系在树干上，便兴奋地追赶着，直追得精疲力尽，才一骨碌躺在田埂上喘粗气。他们真羡慕坐在机器快里的乘客啊！

今天这只机器快，从南通城北的码头启航，在宽阔的通（南通）扬（扬州）运河里向北航行十八里，到了名

叫十八里河口的大桥下，便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，钻进小河水里。这条小河虽然只有四五丈宽，可它直通东海，是苏北平原上的一条大动脉。机器快从河口向东航行十八里，眼前就是繁华的小镇刘桥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汽笛长鸣两声。

“刘桥到了！刘桥出了条大蟒蛇！”旅客骚动起来。

“小候^①，你别哭，再哭，要刘桥的大蟒蛇咬你的‘八八’！”做娘的唬着细伢儿，那四岁的小候止住哭，用双手捂着开裆裤，真的怕“小鸡鸡”给蛇咬去哩。

“爹，你听清吗？刘桥有蛇！”一个十二三岁的细伢儿，操着一口苏南口音，用右手推推正在凝神望着刘桥镇的父亲。

父亲两鬓雪白，看来总有五六十岁了。他没哼一声，象在想什么。这时，他正在想：到了刘桥，下不下船？

伢儿却很兴奋，又推着父亲说：“爹，上岸吧，上岸捉蛇去！”

父亲不理他，只回头朝脚下的一只木箱和一个墨水瓶似的竹篓子膘了一眼。

① 候，当地风俗，对儿童喜欢在名字后面加个“候”字。

“老爷先生姑奶奶，看在瞎子的份上，请你们赏几个铜板吧！”一个十岁左右的女伢儿，双手抓着一把胡琴，把二胡那空着的一面伸到旅客的面前。旅客中间，有的从袋子里抠出几个铜板和铅角子，有的塞一张角票，有的把头扭过去，看也不看那女伢儿。女伢儿连喊了几声“先生行行好！”不见效果，咬一咬薄嘴唇，脸一红，又将二胡伸向其他的人。

二胡伸到那白头发老人面前，老人连忙在袋子里掏摸，很久也没摸出钱来。女伢儿正要走开，那个伢儿却将袋子里一张五角钱的钞票，塞进二胡里。女伢儿露出一嘴细白的牙齿，眼睛突地一亮，微微屈一下膝盖，说了声：“谢谢小哥哥！”这倒把男伢儿窘得满脸通红。他扯扯父亲的衣角说：“爹，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了，上岸吧！”

他父亲摇摇头，仍然没吭声。

“谢谢诸位爹爹奶奶老少爷，”那个又麻又瞎的老头，把塞满胡琴的角票、铜板一把抓住塞在内衣口袋里，一边眉开眼笑地操起马尾，拉着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曲调，“小玲，再给大家唱一段。”

名叫小玲的女伢儿，先是娇嗔地噘了噘嘴，两边显出一对小酒窝，接着，她两眼望着远处的蓝天、白云、麦浪，哀怨地唱着：

春季里，
桃花红又红。
孟姜女，
万里寻夫长城行。
万里长，
走一村来又一村，
走一村来又一村。
走呀，那个走呀，
走呀走不尽哪……

歌声刚完，突然有人拍手叫好：“唱得好，唱得好，真不愧是金嗓子啊！”旅客们朝拍手的望去，原来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，站在前舱门口。他头戴黑呢博士帽，当地叫礼帽，穿着时兴的吊带裤，脚下是一双亮闪闪的黑皮鞋，皮鞋底钉着铁掌。他走过来了，鞋掌在船舱里发出咔咔的响声，显得威风凛凛。

那小玲子看见陌生男子走过来，胆怯地挨着瞎老头。那年轻人走到小玲子身边，凝视着她，突然大笑道：“这女伢儿唱得好，长得更漂亮，瓜子脸、丹凤眼，哟，赏你一块钱！”瞎老头感激涕零地连声说：“小玲子，快谢谢这位相公。”

小玲子红着脸，望着西装青年，半天也没吐出一句

话来。西装青年顺手在小玲子脸颊上拧了一把。小玲子瞪起眼，轻轻骂了一声：“‘纳框子’！”西装青年晓得这话是当地骂人进棺材的意思，不但不发火，反倒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是‘纳框子’，你就成小寡妇啰，哈哈！”

旅客们瞧着这个阔少爷，窃窃私议着：

“这是哪家的相公？”

“刘桥姚半街的大少爷姚恒，在上海念洋学堂呢。”

“怪不得这样神气。”

“少爷，到家啦，准备上岸吧！”姚恒的随从家人吴三，从船舷边探进个痢痢脑袋，献媚地喊少主人。

姚恒几步跨到船头上，双手叉腰，让春风吹拂着他的西装领带，看着河两岸连成一片的矮小房屋，会心地微笑着，掉过头吩咐驾驶室里的船老大：“开快车！”

机器快示威似地鸣着长笛，箭一样驶进刘桥镇，船后溅起三尺高的浪花，冲撞着那些小木船。木船上的孩子吓得趴在船底下，不敢直腰；浪花冲到岸边，卷走一片片泥沙河草；有时，整块的田地，连着油绿的麦苗儿，一起滚进河里。碧清的河水，顿时混浊了。

刘桥镇的民房，有一边挨着河岸砌着墙根。有钱人的房基是先在河里打下木桩，再用石头和砖块砌的。这样的房基，水浪再大，也抵得住。而西街头上有些贫民

窟，挨着河边的房基，只用几根木头支撑着，底下填着碎土和砖瓦片，那几根柱子，也脆弱得很。碰到刮大风的时候，这些半个身子悬在河面上的河房，便吱吱咋咋地发颤。住河房的穷百姓，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害怕有一天房子会倒在水里。

自从内河里开进机器快，这些河房的主人更是叫苦连天。眼看着机器快掀起的巨浪，渐渐地吞噬了河房下的房基，冲撞着几根细柱子，也无可奈何。只有一个人胆敢朝机器快扔石头。他就是西街头的伍麻子。伍麻子五十多岁了，靠着挑糖担子赚了点钱，就在河边上埋了几根木桩，搭了个草棚子栖身。本来日子过得还平稳，可是，自从今年内河里开起机器快，那洋船尾子上冲起的波浪，把他那间河房下的泥脚都快淘空了。每逢听见机器快的汽笛长鸣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从地下捡起两个砖头，捏在手心里，站在离他家河房十丈以外的河边土墩上，举着双手，朝洋船呼喊：“慢点——开——慢——点——”如果机器快继续破浪航行，他那两个砖头就毫不客气地朝着驾驶台掷过去。有几个船老大是尝过他砖头的滋味的。

今天，船老大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子站在河边的土墩上，挥舞着，呐喊着，知道是伍麻子挡驾，便给后舱机器间打了铃。机器停车了，洋船就着惯性，徐徐地前

进。船老大心想，这离码头也不远了，就这么慢慢走，也能靠岸了。

“谁让你停车的？！”姚恒用手捶着驾驶室的铁皮顶盖，命令着，“快开，全速前进！”

三十多岁的吴三癞子也伸进秃脑袋，朝船老大比划着手势：“快，不准停！少爷回乡威风点！”

船老大无可奈何，又给后舱发了信号，顿时，噔噔噔，后舱的机器又发动了。机器快箭一样向东射去，尾巴后边留下八字形的两层巨浪。岸上的伍麻子嘶哑着嗓子呐喊，漫骂，砖块象炸弹扔了过来，正打在姚恒的脚边上。

姚恒骂了一句：“伍麻子狗日的，让你的河房漂到东海见龙王吧！”

船正在急驶，统舱里的男男女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细伢子吓得抱着娘的膝盖头，呜呜地哭。姚恒却仰天大笑：“哈！哈！哈……”

突然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，象火钳一样夹住船老大的双手，一个严厉的声音喝令道：

“停车！不许拿老百姓开心！”

船老大扭头一看，站在面前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头发花白的老头儿。他圆瞪双眼，紧咬着牙巴骨，模样凛然不可侵犯。船老大毕竟也是卖力气的人，他陪

笑道：“大哥有话好说。”

白发老头松了手，船老大旋即给机器间打了铃，机器又停了车，凭着惯性，在河中漂行。

姚恒朝船老大挥舞着拳头说：“谁要你熄火？”

“我！”白发老头操着江南口音，不紧不慢地回答。

“你是谁？”姚恒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老头。这才记起刚才在船舱里见过他。

“啊哈！你不就是个玩蛇的叫化子么！让开！这洋船是我们姚家的，告诉你，连这条内河都是我姚家出钱挖的，”他指指船老大，“我要他慢开就慢开，要他快开就快开！船老大，开！”

“欺人太甚！”白发老人把右手朝前一伸。船老大一时间左右为难。

这时，伍麻子沿着河岸赶过来，啪！一个砖头正打中驾驶室的玻璃门。姚恒吓得缩着脖子，跳进了统舱里。第二块砖头又飞来了，正要打在白发老头身上，只见他右手向空中一招，接住了砖头，在手里掂了掂，顺手丢进统舱。这可把船舱里的大人小孩逗乐了。

姚恒爬出船舱，这回不敢乱嚷嚷了。他歪着头，仔细审视着白发老头，半天才哼出一声：“嘿，你甭在这儿逞能。有本事的，上岸捉蛇去！”

白发老头是第一次从刘桥镇过身，本来不想打停。

听姚恒这么一激，再加上儿子已经提醒他，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了，就把胸脯一拍，声音洪亮地说：

“我姓季的走南闯北，什么样的蛇没有捉过？上就上！”

说罢，竟一蹦丈把远，从那正要靠拢码头的机器快上跳上了岸。